

雪嶠圓信法系與《據源錄》

野口 善敬

花園大學文學部佛教學科教授

花園大學國際禪學研究所所長

臨濟宗妙心寺派教學部長

中文摘要

雪嶠圓信(1571-1647)是明末臨濟宗具代表性的禪僧，因獲得清初順治帝的敬慕而聞名。他無視自己本屬的嗣法系統，自作主張遙繼雲門宗開祖雲門文偃的禪法，由此惹起風波，導致其法嗣、法孫在禪史上皆未得到詳細記載。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所藏的經書院本《據源錄》抄本，是尚未得到學界重視的孤本。該本資料價值甚高，載有雪嶠法系的若干原始材料。今人憑藉它，可得以一窺當時禪林如何重視嗣法及法系的風氣。筆者即利用《據源錄》，並旁及明末清初燈史等文獻，釐清了雪嶠門下禪法繼承的禪史脈絡。

關鍵詞：《據源錄》、嘉興藏本《雪嶠禪師語錄》、雪嶠圓信、形山海淖、遠峯頓青

The Dharma Lineage of Xueqiao Yuanxin and the *Record of Juyuan*

NOGUCHI, Yoshitaka

Professor, Buddhist Studies,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Hanazono University

Direct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Zen Buddhism, Hanazono University

Department Head, Rinzai-shū Myōshinji-ha Headquarters

Abstract

Xueqiao Yuanxin 雪嶠圓信 (1571-1647) was a representative Chan monk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known primarily for the high esteem in which he was held by the early Qing dynasty emperor Shunzhi 順治帝. Regarding his own Dharma ancestry, Xueqiao Yuanxin claimed to have received transmission directly from Yunmen Wenyan 雲門文偃 (864–949), founder of the Yunmen school of Chan, a claim that generated much criticism. Of Xueqiao's successors little is known. Recently, however, a valuable source of information on this topic has been found in the *Record of Juyuan* 捫源錄, a heretofore unknown unique manuscript in the Zōkyō Shoin 藏經書院 collection at the Kyoto University Library. This text not only clarifies aspects of the activities of masters in Xueqiao's line but also provides evidence attesting to the importance of Dharma transmission and lineage in that era. The present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Dharma lineage of

Xueqiao, based on the *Record of Juyuan* with supplementary material from the late-Ming, early-Qing Lamp histories.

Keywords: *Record of Juyuan*, *Record of Zen Master Xueqiao* in the Jiaxing Tripitaka, Xueqiao Yuanxin, Xingshan Hainao, Yuanfeng Dunqing

一、雪嶠圓信傳略

雪嶠圓信(1571-1647)是明末清初的代表禪僧之一。他初號雪庭，後改雪嶠，也號青獅翁，晚年又號語風老人。出身浙江省寧波府鄞縣，俗姓朱氏，29歲出家，因見天台「古雲門」三字而開悟，後參雲棲株宏、幻有正傳。萬曆43年(1615)45歲住持徑山千指菴，經20年至崇禎8年(1635)65歲時在徑山開堂。崇禎12年(1639)69歲時住持金陵翠屏山靜明寺，崇禎13年(1640)住持廬山開先寺，崇禎16年(1643)住持嘉禾東塔寺，弘光元年(1645)住持雲間超果寺，順治3年(1646)住持越州雲門寺。順治4年(1647)8月圓寂。世壽77，法臘49。語錄有《雪嶠禪師語錄》，刊本雖有嘉興藏本(6卷)和龍藏本(10卷)兩種，但內容大略一致，龍藏本應是據嘉興藏本分卷整理而成。

雪嶠雖在諸處說法留下語錄，但敬慕元朝高峰原妙，亦喜隱遁，而有「散聖」之稱¹。崇禎8年(1635)徑山開堂之前，他隱居武康(浙江省湖州府)雙髻峰十餘年，在徑山東坡池千指菴又隱居20年，時人稱「三十年來，少有知其隱微者」²。

之所以隱遁三十多年，是因為遵守雲棲株宏所謂「以頭陀行，住雙髻山，續祖慧命」的付囑³。此間他「絕無望上之心、出世之想」⁴。其禪風超脫世俗，不僅自己說道：「不解西方不學禪」⁵，株宏也讚歎他：「見

※ 收稿日期 2017.8.25，通過審稿日期 2018.1.4。

本論文原為日語，由花園大學柳幹康准教授翻譯為中文投稿本刊，特此致謝。

¹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3，CBETA, J34, no. B311, p. 609, c8。

²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8，CBETA, J34, no. B311, p. 643, b3-4。

³ 《雲棲大師遺稿·答問·雪嶠呈偈著語》卷3，CBETA, J33, no. B277, p. 139, b28-29。

⁴ 嘉興藏本《雪嶠信禪師語錄·書問·辭衆檀開法徑山》卷4，頁34左。

⁵ 《雲棲大師遺稿·答問·雪嶠呈偈著語》卷3，CBETA, J33, no. B277, p. 139, b20。

處則高矣，美矣」⁶。故於後世獲得「天資極高」之美稱⁷。雪嶠說道：

大都祖師出世，無事討事，無夢說夢。盡大地撮來，是粟米大，微細更微細，影也沒有。說個利生，早是緣木求魚，一場好笑。不如穩坐青山，目視雲漢，始合那邊。⁸



如他自己所說「亂髮垂垂直到肩」⁹，其形貌獨特，留長髮、鬚鬚¹⁰。

至於隱居於雙髻峰時的舉動，〈語風道行碑〉有如下記載：

性愛打筋斗，每遇軟草平坡，輒打筋斗數箇。垢面蓬頭，人呼風子。有過訪者，盡物托出，不留少許。¹¹

使世人知其盛名的是清初順治帝。他特別仰慕雪嶠，順治 16 年己亥(1659)冬 10 月邀雪嶠法姪木陳道忞(1596-1674)至京師面聖，並待到第二年 5 月。此間，木陳曾在萬善、愍忠、廣濟三殿結冬安居。他後來寫有如下文字：

今上(順治帝)好善忘勢，居然古帝之風，而嗜道求賢，不問芻蕘之賤。爰自戊戌(順治 15 年，1658)仲冬以來，徵車四出，博法禪門耆宿。而予(木陳道忞)亦忝辱天書下逮，馳驛上京，蒙上恩遇，待以不臣。每當叩擊玄關，未嘗不虛己潔誠，勞謙巽問。尤復緬懷先德，企慕前修。然獨於雪嶠老人之高風

⁶ 《雲棲大師遺稿·答問·雪嶠呈偈著語》卷 3，CBETA, J33, no. B277, p. 139, b28。

⁷ 《天童弘覺忞禪師北遊集》卷 4，CBETA, J26, no. B180, p. 297, b5。

⁸ 嘉興藏本《雪嶠信禪師語錄·拈古·徑山照堂了一禪師》卷 5，頁 38 左。

⁹ 嘉興藏本《雪嶠信禪師語錄·偈》卷 5。

¹⁰ 《佛祖正宗道影》卷 2，駒澤大學所藏刻本，頁 47 右。

¹¹ 嘉興藏本《雪嶠信禪師語錄·語風道行碑》卷 6，頁 8 右。

逸韻，日理于口，殊切景仰之思。及余辭闕還山，尚以道影購求是託，則今上之于老人，豈非宿緣有在者邪？¹²

雖是木陳自誇之詞，但此時順治帝確實得到了雪嶠道影。畫像今藏故宮博物院。繪者張琦（生卒年不詳）也畫過木陳師兄弟費隱通容的頂相（日本，宇治黃檗山萬福寺藏）。



（「張琦畫〈雨風大師像軸〉」，劉明傑攝影，北京故宮博物院提供）

二、有關雪嶠法系的問題①：雪嶠嗣法

一般認為，雪嶠嗣法於臨濟宗破菴派幻有正傳(1549-1614)。幻有法嗣裡尤有名的是密雲圓悟(1566-1642)和天隱圓修(1575-1635)，說此兩人法系席捲了明末清初的臨濟宗，也不為過。

雪嶠確是幻有法嗣，但由於雪嶠的特殊行徑，這一點，在他生前已起爭議。

發端是雪嶠公開宣稱，自己要繼承雲門宗之祖唐末五代僧雲門文偃(864-949)的禪法。同門中人因此要排除他。批評尤烈的是雪嶠法姪，嗣法密雲圓悟的費隱通容(1593-1661)。通容在雪嶠圓寂後 6 年的順治 10

¹² 《布水臺集·越州雲門寺興修引》卷 24，CBETA, J26, no. B181, p. 405, b6-12。

年(1653)編輯出版了《五燈嚴統》，認為雪嶠並非幻有法嗣，並將其置於「未詳法嗣」。至於理由，通容論及：

別傳一著，不落文言。唯是當機契證，親承記莝者，方譜傳燈。若去聖時遙，從其語句觸發者，斷不容以私心遙續。玄策云：「威音以後，無師自悟，盡屬天然外道」。故永嘉已徹，猶參叩於曹溪；覺範既悟，必受印於真淨。良以師承之不可已也。如薦福古，去雲門百有餘載，而妄稱其嗣，寂音呵之。近世雪嶠信倣其陋轍，亦嗣雲門。是以私意為師承。而天下後世，將焉據乎？斯風一啓，安所底止？吾為此懼，不得不起而閉之也。故以兩家並列於「未詳法嗣」。¹³

北宋薦福承古(?-1045)被認為「師望雲門百餘歲，因閱其錄，發明已見，即為之嗣」¹⁴，《五燈會元》卷 15 也把他當做雲門宗開祖雲門文偃的法嗣。這種嗣法稱作「遙繼」，意即隔世遙遠，不直接參禪而蒙受印可。然而禪門嗣法原則為面授相承，一般不允許這種「遙繼」。因此通容在《五燈嚴統》裡將承古和雪嶠同樣看做「未詳法嗣」。不僅如此，通容出版《嚴統》後的次年春天，又撰有《五燈嚴統解惑編》1 卷¹⁵，詳細說明了雪嶠嗣法的問題：

今列之「未詳」者，所謂未詳傳法之人。獨出無師之智，推尊極矣，豈云抹去？…（中略）…若雪嶠老人，最初歸依幻有師祖，亦起法名。先師住金粟時，依次刊名塔上。後住天童，仍列《禪燈世譜》中。雪翁見之，大肆呵詈，自語削去兩刻之諱。故先師即命侍者，踰時刻刑。即雪翁出世拈香，竟酬古之雲門偃。所在上堂，歷皆如是。語錄流行天下，誰不共知？後到天

¹³ 《五燈嚴統·凡例》，CBETA, X80, no. 1567, p. 543, c23-p. 544, a7。

¹⁴ 《聯燈會要》卷 26，CBETA, X79, no. 1557, p. 229, a18-19。

¹⁵ 《福嚴費隱容禪師紀年錄》卷下，CBETA, J26, no. B178, p. 190, a21。

童弔先師時，有六千餘人。寺衆敦請上堂，猶如是拈香。衆皆不悅，憊懼而散。次至雲門顯聖寺。時三宜公主席，亦請上堂，乃力勸拈香龍池（幻有正傳）。後應東塔上堂，拈香亦如顯聖。夫宗門拈香，於人天衆前，原本酬法，為萬古典型。若倏彼倏此，不惟令後學靡所取法，亦且使無稽效顰，安可底止？此宗門慎重之任，豈可如此變幻。譜入「未詳」，如世諦由光，愜而且允也。¹⁶

據說，雪嶠原不承認屬於幻有法嗣，卻在雲門顯聖寺上堂時改變主意。根據譚貞默（埽菴，1590-1665）所撰雪嶠〈道行碑〉¹⁷，崇禎 16 年(1643) 5 月雲門顯聖寺住持曹洞宗三宜明孟(1599-1665)請雪嶠上堂，而雪嶠向幻有燒嗣法香。而《五燈會元續略》記載「癸未（崇禎 16 年）冬，開法東塔，瓣香之祝，始嗣龍池」，認為雪嶠同年冬在嘉禾東塔寺才向幻有燒嗣法香¹⁸。無論如何，雪嶠應該是先「遙繼」雲門文偃，然後改繼幻有正傳的。費隱通容正是批評這種隨便嗣法的行徑為傷害法門，斥他為「未詳法嗣」。

除了通容以外，木陳道忞(1596-1674)也說到雪嶠改變嗣法之事。他是《禪燈世譜》的編者，其說法沒有通容那麼激烈。據說木陳於順治 16 年(1659)應順治帝之請入內，與皇帝間有過如下問答：

上（順治帝）曰：「此書老和尚集得極好，便于查考」。展閱至終，復語師（木陳道忞）曰：「幻有傳和尚下，因甚不載雪大師」。師曰：「本有名字在磬山（天隱圓修）前。即先師（密雲圓悟）豎龍池碑，亦載于法嗣之列。而雪師（雪嶠圓信）自謂

¹⁶ 《五燈嚴統解惑編·復武林越州諸縉紳書》，CBETA, X81, no. 1569, p. 318, b22-c15。

¹⁷ 嘉興藏本《雪嶠信禪師語錄·語風道行碑》卷 6，頁 1-54。

¹⁸ 《五燈會元續略》卷 4，CBETA, X80, no. 1566, p. 531, b18。

『上嗣雲門』，肆罵先師，乃始刊去其名」。上曰：「後來因甚又拈龍池香？」師曰：「先師入塔時（崇禎 16 年，1643 正月），雪師以弔慰至天童，見叢林之盛、禪衆之多，深為感慨。因書扇頭，送恣同參唯一潤者。潤數其侍者曰：『大師老矣。今天童（密雲圓悟）圓逝，座下英靈如我唯一者，奚啻萬千？何不住箇院子，總與收拾門下？終日作詩寫字，成得甚麼邊事？』大師聞之，笑曰：『唯一到也說得是。老僧便去討箇院子住。只是你們不要哄我。』潤曰：『哄即不哄。但要大師撥轉船頭，拈龍池香，乃頭正尾正。若遠扳雲門，我輩決不肯做那無尾巴底糊猴。』大師曰：『是是。老僧出山，就上龍池埽塔，撥轉船頭去。』自後住東塔、雲門，遂拈龍池香焉。」上笑曰：「雪大師到底心如赤子，不謾訶風罵雨，顛了一生。」¹⁹

道恣指出唯一普潤(?-1647)跟雪嶠改變嗣法有關。普潤被認為是雪嶠法嗣之一，請待後文詳及。

而譚貞默則站在雪嶠一方為他辯護，在雪嶠〈道行碑〉中如下說道：

埽道人所見，大師平昔拈提雲門宗旨，特特向靜明會上和盤托出。試取語錄全篇，備詳顛末語句，只謂「雲門宗旨足蓋五宗」，師承未嘗以「雲門宗」三字作師承實法會，抹煞龍池並抹煞雲棲，使前言後句自作矛盾也。就此不許石布衲（余集生）成褫雲門兒孫。一時早已葉落歸根矣。大師一生只怕魔昧後昆，專提正法眼藏，豈有他意哉？亦豈肯以佛法當人情哉？²⁰

貞默的說法跟通容、道恣完全不同，認為雪嶠本來沒有遙繼雲門宗。貞默所撰〈道行碑〉，正題名為〈徑山語風老人嗣臨濟第三十世雪嶠信大禪師道行碑〉，可見其撰述意圖。《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 15「雪嶠信禪師」條，錄有雪嶠自己的發言，可證上述譚貞默的主張，其文如下：

¹⁹ 《天童弘覺恣禪師北遊集》卷 3，CBETA, J26, no. B180, p. 294, c28-p. 295, a14。

²⁰ 嘉興藏本《雪嶠信禪師語錄·語風道行碑》卷 6，頁 21 右-左。

又思，當初在山陰，看《雲門語錄》，得他的力。又在雲棲，亦有機緣。豈可忘卻？所以雲門、雲棲一齊拈香供養。諸方便道「徑山（雪嶠）遙嗣雲門」。徑山以為不然。瓜有根，樹有葉。樹高千尺，葉落歸根。豈可孤負禹門先師？斷斷無此理也。然宗門事，把住也繇我，放行也繇我。有時作賓，有時作主，有時賓主齊彰，有時賓主雙忘。此乃臨濟家機用，人天莫測。庸人豈得知也？²¹

然而，此句未被收入《雪嶠禪師語錄》，無法判斷雪嶠是否真地說過這種話。

無論如何，雪嶠遙繼雲門之說引起過不少物議。不過，除了把他看做「法嗣未詳」的費隱通容《五燈嚴統》之外，其他各種燈史仍然認為雪嶠嗣法於幻有正傳。

三、有關雪嶠法系的問題②：雪嶠是否有法嗣

（一）雪嶠一門無法嗣

惹起改變嗣法風波的雪嶠，也許因禪風太過獨特，門下並不興隆。據《五燈全書》，雪嶠師兄弟密雲圓悟培養了漢月法藏、費隱通容等 12 位著名法嗣（卷 65-67），其法孫有日本黃檗宗之祖隱元隆琦等 421 人（卷 69-79）。另外，其師兄弟天隱圓修被稱為「與天童（密雲圓悟）並駕，化周宇內」²²，培養了 5 位法嗣，其中玉林通琇更是順治帝最為崇信之人²³。而其法孫雖無密雲之多，但也有 54 人²⁴，成為另一大勢力。至於

²¹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雪嶠信禪師》卷 15，CBETA, X79, no. 1562, p. 654, c22-p. 655, a5。

²²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磬山天隱修禪師》卷 15，CBETA, X79, no. 1562, p. 654, b3。

²³ 《五燈全書》卷 67-68，CBETA, X82, no. 1571, p. 316, b19-p. 324, a24。

²⁴ 《五燈全書》卷 80-81，CBETA, X82, no. 1571, p. 426, b20-p. 443, c2。

雪嶠，則未有門下的記載，無法考證到底有多少法嗣、法孫。至清初順、康年間，一般人早已不知道雪嶠法嗣的詳情了。

其間的最大理由，是雪嶠本人不易授印可。據譚貞默所撰雪嶠〈道行碑〉，雪嶠說道：「佛祖慧命，非通小可。智過于師，方堪傳授。目前那得有如我的真叅實悟，盡底掀翻？吾寧棧絕以重大法。」²⁵可見，他對於印可，持相當嚴格的態度。

陳垣《清初僧諍記》指出，全祖望(1705-1755)在雍正 8 年(1730)所撰〈明錦衣徐公墓柱銘〉裡載有「雙瓣香」，即只有居士黃端伯(1585-1645)、徐啓睿(生卒年不詳)二人，才是雪嶠法嗣：

而雪嶠之開堂於徑山也，從之者三千人，顧未有付法者。最後得江西黃公端伯，曰「可矣」，即付之。是後又寂然。及公(徐啓睿)至，請曰：「某亦或端伯之亞也。」雪嶠相對而笑，亦付之。時稱為「雙瓣香」。說者嘆雪嶠之為冰鑒也。²⁶

不過據〈道行碑〉，雪嶠也不承認「雙瓣香」之一的黃端伯，說：「還是他，也沒交涉。」

另外，〈道行碑〉有段很有名的話，說雪嶠給花子(乞丐)父子衣、拂：

臨寂一月，出山門至竹橋，遇一寒士父子無所得食。師招之入室，飲嗽之。其父秋涼無衣，師脫新施羅衫與衣之。其子夜苦蚊，師以說法棕拂付之驅蚊。大笑曰：「快哉！吾衣拂付汝父子矣。」後諸方遂誦傳，有大師衣鉢付花子之說。²⁷

²⁵ 嘉興藏本《雪嶠信禪師語錄·語風道行碑》卷 6，頁 51 左-52 右。

²⁶ 《鮎埼亭集》卷 8，四部叢刊初篇縮本，頁 101 下-102 上。

²⁷ 嘉興藏本《雪嶠信禪師語錄·語風道行碑》卷 6，頁 52 右。

如上所述，一般廣泛認為雪嶠沒有法嗣。

(二) 到康熙年間之前燈史類看法

好似作為旁證一樣，現存的清初燈史類典籍，都不見有雪嶠法嗣的記載。下面按年列舉些僅列雪嶠之名，而未載其法嗣的主要燈史典籍：

(1) 順治 5 年(1648)撰〈凡例〉刊

遠門淨柱(1601-1654)輯《五燈會元續略》8 卷

〔卷 4 下〕南嶽下 33 世「徑山語風菴雪嶠圓信禪師」

〔卷 4 下〕南嶽下 34 世，不見雪嶠法嗣的記載，只有密雲和天隱的法嗣。

(2) 康熙 5 年(1666)自序刊

箬菴通問(1604-1655)編定《續燈存稿》12 卷

〔卷 10〕大鑑下第 34 世「紹興府雲門雪嶠圓信禪師」

不見大鑑下第 35 世。

(3) 康熙 15 年(1676)序刊

位中淨符（生卒年未詳）編集《祖燈大統》98 卷

〔卷 94〕少林第 38 世「（龍池傳嗣）雲門圓信」

不見少林第 39 世。

(4) 康熙 16 年(1677)序刊

巨靈自融(1615-1691)撰《南宋元明僧寶傳》15 卷

〔卷 15〕「雪嶠信禪師（出龍池傳禪師之門）」

不見雪嶠法嗣。

(5)康熙 17 年(1678)完成

廬陵聶先（生卒年不詳）編集《續指月錄》20 卷

〔卷 18〕六祖下 34 世「杭州徑山語風雪嶠圓信禪師」

〔卷 19〕六祖下 35 世，不見雪嶠法嗣的記載，只有密雲、天隱、鴛湖用的法嗣。

(6)康熙 32 年(1693)序刊

霽崙超永（生卒年未詳）編輯《五燈全書》120 卷

〔卷 64〕南嶽下 33 世「紹興府雲門雪嶠圓信禪師」

南嶽下 34 世，不見雪嶠法嗣的記載。

〔卷 65—67〕寫有密雲法嗣。

〔卷 68〕收入天隱、鴛湖用的法嗣，當做南嶽下 34 世。

(7)康熙 36 年(1697)序刊

別菴性統(1661-1717)編集《續燈正統》42 卷

〔卷 31〕大鑑下第 34 世「紹興府雲門雪嶠圓信禪師」

大鑑下第 35 世，不見雪嶠法嗣的記載。

〔卷 32—33〕收入密雲法嗣。

〔卷 34〕收入天隱、鴛湖用的法嗣，當做大鑑下第 35 世。

此外還有 3 種非燈史文獻（世譜）也記載到雪嶠法系。

(8)崇禎 5 年(1632)序刊

木陳道忞(1596-1674)編集《禪燈世譜》9 卷

〔卷 6〕南嶽下 34 世「雪嶠圓信」

南嶽下 34 世，不見雪嶠法嗣。

(9)順治 11 年(1654)序刊

介菴悟進(1612-1673)編輯《佛祖宗派世譜》8 卷
〔卷 5〕臨濟下 30 世「雪嶠圓信」
臨濟下 31 世，不見雪嶠法嗣。

(10)康熙 42 年(1703)序刊

迅雷明喜（生卒年不詳）撰輯《緇門世譜》1 卷
臨濟正宗第 30 世「雪嶠信」
雪嶠下夾住：「後嗣未錄」。

上述(8)《禪燈世譜》，據本文第 2 節所引《天童弘覺恣禪師北遊集》卷 3，雪嶠之名從南嶽下 34 世中刪掉了，但在現存承應 3 年(1654)所刊的和刻本中，卻仍見其名。

總之要注意的是，如上 10 種文獻皆無雪嶠法嗣的記載。換言之，至康熙 40 年之前，無人認為雪嶠擁有法嗣。

（三）乾隆年間燈史類的看法

其後，經雍正至乾隆年間，出現了寫有雪嶠法嗣的燈史類文獻。

其中之一是《正源略集》16 卷。據說該書由寶輪際源、高旻了貞二人共輯，由國清達珍所編，但在現存的《卍續藏》本中，其目錄、本文皆缺第 1 卷，亦無序跋，故無法確定其出版年。然據《新續高僧傳》卷 25，其編者之一揚州高旻寺沙門釋了貞生於雍正 7 年(1729)，乾隆 21 年(1756) 28 歲時住持高旻寺，乾隆 50 年(1785)圓寂。因此可說，《正源略集》的成書乃介於乾隆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之間。

《正源略集》卷 2 收入天隱圓修法嗣 5 人和雪嶠圓信法嗣 4 人，當做南嶽下 34 世。其中雪嶠法嗣如下：

杭州積翠唯一潤禪師
越州雲門徹崖宏歇禪師
衢州明果形山宏淖禪師
廬山開先山鳴弘璐禪師

另外，此書附錄天台嗣祖沙門國清達珍所輯的《正源略集補遺》1卷，載有兩人，當做「形山淖禪師法嗣（雪嶠信孫二人）」，如下：

武林永慶遠峯青禪師
衢州祥符頓聞修禪師

可這些人均無傳記，有的只是極短的一篇〈上堂〉。

除《正源略集》外，乾隆 59 年(1794)序刊的心圓居士（生卒年不詳）拈別《揲黑豆集》8 卷中，也有雪嶠法嗣之名。此書卷 5 收有「紹興府雲門雪嶠圓信禪師」，視其為六祖下 34 世。其卷 6 則收入 1 人：

杭州積翠唯一潤禪師

以其為六祖下 35 世，是獲得雪嶠印可的法嗣。

四、有關雪嶠法系的問題③：雪嶠法嗣的典據

(1)譚貞默撰〈道行碑〉

那麼《正源略集》和《揲黑豆集》是根據什麼，列舉了雪嶠的法嗣呢？

首先可舉出的應該是譚貞默(1590-1665)所撰雪嶠〈道行碑〉。此碑收入嘉興藏本《雪嶠禪師語錄》卷 6（龍藏版卷 9、10），末尾有撰年「順治九年(1652)歲在玄默執徐（壬辰）月為孟陬（1 月）日為上元（15 日）而文成」。但由於兩個原因，〈道行碑〉的出版、流傳年代尚不清晰。第一，嘉興藏本《雪嶠禪師語錄》卷末沒有刊記。第二，從語錄體裁來看，

此書本來只有 4 卷，後來增加了第 5、6 兩卷。

《語錄》卷 1 至 4，版心均是「雪大師語錄卷某」，卷目分別為「徑山雪大師住東塔語錄卷第一」、「雪大師住廬山開先語錄卷第二」、「徑山雪大師語錄卷第三」、「徑山雪大師語錄卷第四」，皆寫有卷數。而卷 5 目錄，題「第五卷拈頌古」，雖版心刻有「拈頌古卷五」，然其卷目為「徑山雪嶠禪師拈頌古」，未寫卷數。另外，卷頭部分又加上了〈雪嶠大師拈古頌古序〉、〈自序〉兩篇序文。此二序以及本卷末葉版心，僅刻「拈頌古」。因此可說，本來的單行本《徑山雪嶠禪師拈頌古》，後來加入《語錄》而成為卷 5。至於卷 6 的〈道行碑〉，其卷目題「第六卷道行碑」，然其卷頭未寫卷數，版心也只刻「語風道行碑」而未有卷數。目前雖無法確斷，該卷內容本來是否單行，但想來該與卷 5 同理，乃後來加入《語錄》而成為卷 6 的。

嘉興藏本《雪嶠禪師語錄》雖末尾並無刊記，但卷 4 末葉寫道：

嘉禾弟子朱茂時 茂明 朱彝叙，發心敬梓《雪嶠大師語錄》
四卷。惟祈不昧正因，庶使聯芳瓜瓞，吉祥如意者。

壬辰（順治 9 年，1652）仲夏佛誕日。板存楞嚴寺流通。²⁸

由此可見，順治 9 年 1 月〈道行碑〉撰成，後經三個月而得以出版。既如此，《語錄》應該是加上既刊的「拈頌古」和新撰的〈道行碑〉，於順治 9 年出版的。

另，〈道行碑〉也有雪嶠法嗣的記載。它列舉了 6 人，當做「弘字一輩」：

曹源金（曹源弘金）

獅聲珠（獅聲弘珠）

徹崖歇（徹崖弘歇）

²⁸ 嘉興藏本《雪嶠禪師語錄》卷 4 末葉，頁 55 左。

山鳴璐（山鳴弘璐）
 子畫宗（子畫弘宗）
 形山淖（形山弘淖）

此外，又舉出 1 名飲雪嶠法乳者：

唯一（唯一普潤）

(2)高承埏撰〈雪嶠信禪師傳贊〉

高承埏（字八遐，1603-1648）乃崇禎 13 年(1640)進士，號澤外居士、鴻一居士。崇禎 16 年(1643)跟譚貞默等一道，聘請雪嶠作嘉禾東塔寺住持²⁹。他所寫〈雪嶠信禪師傳贊〉收入康熙 9 年(1670)序刊《八十八祖道影傳贊》卷 4 末尾。

據此〈傳贊〉，雪嶠的「入室弟子」共有 6 名，「先後主叢林法席」：

徹崖歌（徹崖弘歌）
 形山淖（形山弘淖）
 惟一潤（唯一普潤）
 曹源金（曹源弘金）
 石濤鎧（石濤弘鎧）
 山鳴璐（山鳴弘璐）

雖然兩人都是皈依雪嶠的居士，但高承埏和譚貞默列舉的法嗣並不一致，人數和名字都有差別。先不談對唯一普潤的不同看法，貞默〈道行碑〉所舉的獅聲弘珠、子畫弘宗兩人並不在承埏的〈傳贊〉裡，而〈傳贊〉所舉的石濤弘鎧也不見於〈道行碑〉。另外，雖然禪門重視嗣法的前後關係，但兩人開列的次序也不盡相同。

²⁹ 嘉興藏本《雪嶠信禪師語錄》卷頭附錄〈衆護法請開堂疏〉。

當然，《正源略集》所引的唯一普潤、徹崖宏歇、形山宏淖、山鳴弘璐 4 人，都見於〈道行碑〉和〈傳贊〉，可見這 3 種文獻一致認為，此 4 人確屬雪嶠法嗣。

(3) 嚴沆撰〈雲門雪嶠和尚千指菴碑記〉

嚴沆(1617-1678)是順治 12 年(1655)進士，長於詩文，乃「西冷十子」之一。自稱是苕溪真寂禪院的聞谷廣印(1566-1636)的弟子。其文章，有康熙 6 年(1667)〈金剛隨說並般若別傳序〉、康熙 9 年(1670)〈學佛考訓序〉、康熙 10 年(1671)〈漆園指通序〉、康熙 13 年(1674)〈祖燈大統序〉等。

〈雲門雪嶠和尚千指菴碑記〉收入《據源錄》，雖無撰年，但因為提及了譚貞默的〈道行碑〉，所以是順治 9 年以後的作品。其頭銜為「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欽召內府禮科掌印給事中，前奉旨內陞補京卿，特簡吏科都給事中 御試館，元內翰林院庶吉士」，可見寫於中晚年的康熙十年代，是跟(2)〈傳贊〉幾乎同時期的作品。

此〈碑記〉中，嚴沆寫到「室中有密囑真子」，列舉了如下的 10 名法嗣：

曹源金（曹源弘金）
唯一潤（唯一普潤）
形山淖（形山弘淖）
徹崖歇（徹崖弘歇）
山鳴璐（山鳴弘璐）
獅聲珠（獅聲弘珠）
子畫（子畫弘宗）
致言
斗菴
平山

最後 3 名不見於上面所舉(1)(2)之中。此外，〈碑記〉還缺少(2)〈傳贊〉所舉的石濤弘鑑之名。

(4)梅谷行悅《正宗錄》

上面所舉的 3 種文獻都是單行傳記，《正宗錄》與此不同。其作者梅谷行悅(1619-1684)是箬菴通問(1604-1655)的法嗣，天隱圓修的法孫。從法系來看，相當於雪嶠姪孫。梅谷歷任江寧金陵寺、杭州理安寺等地住持，著有《列祖提綱錄》42 卷。《正宗錄》是逸書，全稱《臨濟正宗錄》³⁰，或《禪宗正宗錄》³¹。據《宗統編年》卷 32 丙午條的「南澗梅谷悅和尚集《列祖提綱》及《臨濟正宗錄》」得知，《正宗錄》成書於康熙 5 年(1666)。

該錄雖然散佚，但其有關幻有正傳下密雲圓悟、天隱圓修、雪嶠圓信、抱朴大蓮法嗣的一段，被收入在《據源錄》卷頭所載康熙 25 年(1686)沈恆所撰的文章中。其逸文如下：

別傳之旨，自迦葉尊者傳來六十六世，至禹門傳，傳得天童悟（密雲圓悟）、磬山修（天隱圓修）、雲門信（雪嶠圓信）、淨名蓮（抱朴大蓮）。天童悟出十二人：一曰瀉山五峯如學，一曰鄧尉漢月法藏，一曰梁山破山海明，一曰徑山費隱通容，一曰金粟石車通乘，一曰寶華朝宗通忍，一曰龍池萬如通微，一曰天童弘覺山翁道忞，一曰雪竇石奇通雲，一曰古南牧雲通門，一曰遁村浮石通賢，一曰天台林野通奇。〔見宗伯常熟錢公謙益所製〈塔銘〉。〕磬山修出六人：一曰夾山林臯本豫，一曰報恩大覺普濟能仁玉林通琇，一曰南澗箬菴通問，一曰南嶽綠蘿山茨通際，一曰長興陽山松際通授，一曰越州浮峯晦曇

³⁰ 《百丈清規證義記》卷 7，CBETA, X63, no. 1244, p. 496, c2。

³¹ 《五燈全書》卷 80，CBETA, X82, no. 1571, p. 429, b3-4。

通承。〔見大覺能仁禪師所述《語錄》後傳。〕雲門信出十一人：一曰徹崖弘歇，一曰衢州明果形山弘淖，一曰開先曹源弘金，一曰隆慶惟一普潤，一曰石濤弘鑑，一曰開先山鳴弘璐，一曰獅聲珠，一曰子畫琮，一曰致言，一曰斗庵，一曰平山。〔見司業嘉興譚公貞默所製〈道行碑〉、前進士嘉興高公承埏所製〈傳贊〉及見〈千指碑〉。〕淨名蓮門人，待後再考。³²

這裡所舉的雪嶠法嗣共有 11 個，比(3)〈碑記〉尚多一個。增加的是石濤弘鑑，此名可見於(2)〈傳贊〉。而(3)和(4)的排列次序不同。逸文列舉密雲、天隱、雪嶠 3 者法嗣，並著錄其所據。其中的雪嶠法嗣，即據上述譚貞默〈道行碑〉、高承埏〈傳贊〉、嚴沆〈碑記〉所列而舉。而(1)-(3)中都可見這 11 個名字。

如此，順治 9 年的〈道行碑〉以後，至少有 4 種文獻列舉過雪嶠法嗣。而成書於同一時期的燈史類文獻一直忽視他們——燈史類文獻開始記載他們的名字，是乾隆年間以後的事。那麼，理由為何呢？

不難想象，見於《五燈嚴統》等對雪嶠遙繼雲門的批評有過一定的影響。但更重要的是，上述〈道行碑〉、〈傳贊〉、〈碑記〉及《正源略集》等各種文獻所舉的法嗣人數、名字、嗣法順序並不一致。與此呈現鮮明對比的，是雪嶠師兄密雲圓悟的法嗣 12 人，按嗣法順序分別編輯《密雲禪師語錄》共 12 卷的各一卷，並於各卷的卷頭，都明確記載了編者的名字、法嗣的順序。總而言之，不僅雪嶠本人，關於其門下，亦只有模糊的嗣法認識。

³² 《據源錄·雪嶠圓信得法來源記（非原題）》，京都大學圖書館藏經書院本，頁 3 左-4 左。

五、《據源錄》…宣揚雪嶠法系

（一）《據源錄》與其結構

著名禪僧的語錄一般由其法嗣編纂，而嘉興藏本《雪嶠和尚語錄》的編者，只有徹崖弘歇和獅聲弘珠，可見二人是其高弟。不過沒有記載顯示他們仍有法嗣。如上所述，雪嶠法孫只有《正源略集補遺》所記錄的如下兩人：

武林永慶遠峯青禪師
衢州祥符頓聞修禪師

此兩人均為形山淖禪師法嗣，而關於前者，遠峯見於《據源錄》。此本收錄了本文第 2 節所引的嚴沆〈雲門雪嶠和尚千指菴碑記〉。

《據源錄》1 卷 1 冊，清代僧人牧巖奇道者所編，現藏京都大學圖書館（藏經書院本：請求號碼 24-キ-9）。是為了編纂《大日本續藏經》所收集的手寫本之一，但後來沒收入《續藏經》。寫本末尾寫有「真光院本」，但因為號真光院的寺院很多，故難以考證其原本所在。只有《禪籍目錄》有書目記載，所以可能是孤本。

此寫本缺少卷頭第 1 頁，恐怕原本亦無封皮題簽，其整個結構安排也無法得知。卷頭收入沈恆之文：

恒丙寅（康熙 25 年，1686）仲春，過武林探友，偶獲《據源錄》，知那伽青大師（遠峯頓青）遠紹臨濟之宗，近和千指（雪嶠圓信）、明果（形山海淖）之調，嗜名聞利養，孤迥自得，傑出時流，單提向上鉗鎚，能碎異見之窠臼，有鎔凡聖之爐鞴，即令出生死之苦海，擅運入般若之慈航。再復三閱，其間章句，字字寶玉，句句醍醐，如聞逢燈，裸人得衣。恒不覺身心踴躍，

即過東城，訪師（遠峯）於永慶院那伽丈室，談論從上諸祖來源。³³

由此可見，《據源錄》康熙 25 年(1686)之前曾經出版，內容是表彰從雪嶠到形山、遠峯的法系為其正統，而當時遠峯仍然在世。

其卷末清河散人智祥識〈據源錄後跋〉也記載了雪嶠法系：

雲門信出十一人。又見雲門下，開法門人四人：曰惟一潤（唯一普潤）、形山淖（形山弘淖）、曹源金（曹源弘金）、山鳴璐（山鳴弘璐），各有《語錄》行于世。惟一潤傳內得法弟子六人，開法秦川（陝西、甘肅）。形山淖下得法門人十人，今開法有五：曰大乘山楚雲春、開先若容翼、烏石東來、祥符頓聞修、永慶遠峯青。³⁴

隨後說遠峯寫《白雲隨筆》，他用「室中五問」。《正宗錄》寫有 11 人法嗣，而〈據源錄後跋〉記載，只有 4 人出世開堂並留下語錄。雖《正源略集》也寫有 4 人法嗣，而其所舉「杭州積翠唯一潤禪師、越州雲門徹崖宏歇禪師、衢州明果形山宏淖禪師、廬山開先山鳴弘璐禪師」4 人中，沒有〈後跋〉所舉的「曹源弘金」之名。

另外，記載形山弘淖有 10 個法嗣，其中 5 個住持開法。而《據源錄》所收梁萬禩撰〈衢州明果寺形山和尚塔銘〉記載，形山有 8 個弟子：

其諸高弟寂章、達意、頓冀、頓春、本修、頓彰、寂住、頓青等。³⁵

³³ 《據源錄·雪嶠圓信得法來源記（非原題）》，京都大學圖書館藏經書院本，頁 3 右-左。

³⁴ 《據源錄·據源錄後跋》，京都大學圖書館藏經書院本，頁 1 左-2 右。

³⁵ 《據源錄·衢州明果寺形山和尚塔銘》，京都大學圖書館藏經書院本，頁 5 右。

其中頓春、本修、頓青 3 人，應分別相當於〈後跋〉所舉大乘山楚雲春、祥符頓聞修、永慶遠峯青。至於頓冀，因為「冀」、「翼」字形相近，可能是指開先若容翼。另外〈後跋〉所舉 5 人中，頓聞和遠峯 2 人也見於《正源略集補遺》，但其名排列順序不同，可見雪嶠門下的得法次序並不明確。

此書共 64 頁、現存 63 頁，下面列舉其目次、頁數。因為缺少第 1 頁，無法得知首篇文章的原題，因此暫且設定了(1)的題名。另外，此書有〈後跋〉，因此很有可能在(1)前有序文，但今天也看不到了。

- (1) 〈雪嶠圓信得法來源記（擬題）〉康熙歲次丙寅（25 年，1686）仲春望日陽山弟子沈恆撰 7 頁（缺少第 1 頁）
- (2) 〈雲門雪嶠和尚千指菴碑記〉（附頂相、讚）法名智閔、嚴沆撰 7 頁（有內題〈據源錄〉）
- (3) 〈衢州明果寺形山和尚塔銘〉（附頂相、讚）梁萬禩撰 7 頁
〈衢州天寧形山淖和尚事略〉王作霖述 4 頁
- (4) 〈虎林永慶遠峰青禪師剩語〉（附頂相、讚）蘭亭弟子王嗣敬、剃度門人覺非、覺安同編 12 頁
〈武林永慶遠峰青禪師行錄〉張仕進撰 24 頁
- (5) 〈據源錄後跋〉清河散人智祥識 2 頁

（二）《據源錄》所明之事

(1) 沈恆〈雪嶠圓信得法來源記（非原題）〉述及，遠峯請他看過梅谷行悅所編的《正宗錄》，以此證明雪嶠法系：

梅谷和尚《正錄》一書，如萬世典型，內不欺心，外不欺人，似古佛再世，千古公心。此以沒世不忘也。今有一類欺宗滅祖之徒，各擅私心，以訛傳訛，雲門信大師門庭冷落，梅〔谷〕

和尚以涅槃，逆倫狼心正熾。非真高明公心達士，少有不被逆倫所惑。³⁶

其中的「欺宗滅祖之徒」，不清到底指誰，似是泛指當時費隱通容痛罵木陳道忞代付等宗門墮落之事。緣此文最後寫道：

自大愚指臨濟歸黃檗，三聖、大覺撫興化紹臨濟，浮山代太陽接投子，中峯力勉定叟嗣一山。觀今之世，奉金請拂，爲院易嗣，或易他人之嗣爲己嗣，其人不從，即狼心虎意，讒譖他宗，使其門庭寥落。³⁷

(4)〈虎林永慶遠峰青禪師剩語〉開頭引用遠峯〈傷化賦〉，也抒發了同樣的感受。其全文如下：

傷化賦 師見互相詆毀，有傷法化，因而賦此。
堪歎讒害人，嗔心毒如蠱。晝夜用機關，時刻使心腑。
言藏三寸刀，語帶千觔弩。山中有虎人，世上多人虎。
人面獸心多，獸面人心普。哀哉事切心，嗟吁今非古。
自古大愚師，推出黃檗父。興化紹臨濟，須因大覺撫。
高亭見德山，招手尚隔浦。不見太陽事，投子接遠祖。
鼻祖迄於今，筆言盡難吐。畧引一二端，金鍔開盲瞽。
上古聖賢師，豈滅他門戶。堪嗟季運時，鬪諍如凡舞。
教化實陵夷，不聞法音鼓。凡俗果頹敗，末世無依怙。
人我似山高，道義全無補。布衣交有義，爾輩豈不覩。
痛腹傷心事，互詆知無數。分疆立界者，妬心猶猛虎。
暴謔是非人，欺宗兼滅祖。悲哉禽獸心，嗚呼鬼神肚。
胸藏傷人刺，口吐斬身斧。他宗誹微塵，自家譽至臚。
他逞己聰明，人笑他愚魯。一朝風火散，難免地獄苦。

³⁶ 《據源錄·雪嶠圓信得法來源記（非原題）》，京都大學圖書館藏經書院本，頁4左-5右。

³⁷ 《據源錄·雪嶠圓信得法來源記（非原題）》，京都大學圖書館藏經書院本，頁7左。

吾勸昧心人，莫學籠鸚鵡。清夜可捫思，回心莫莽鹵。
 歷代相承事，彼此自保憐。黃梅傳衣後，大地悉皆溥。
 堪笑盲鼓者，錯認卯作午。一宿便承當，不歷他門戶。
 漕源一滴水，法門共相輔。³⁸

遠峯悲歎當時禪門迷失真正佛法，一味派系之爭。這應該意味著雪嶠一派處於劣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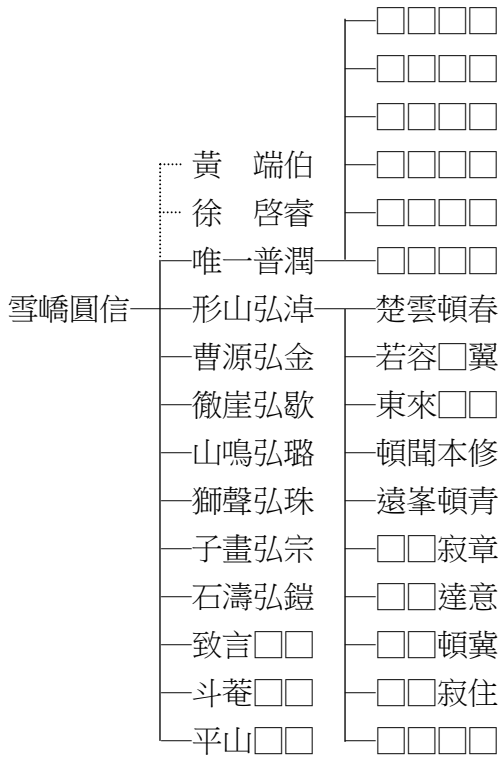
此外，《據源錄》還顯示了「雪嶠—形山—遠峯」法系與朝鮮的關係。此書(2)〈雲門雪嶠和尚千指菴碑記〉末尾寫有刊記：「三韓弟子張榮貴、韓宗維、宗續捐資助板」，可見是三韓弟子出版雪嶠的〈碑記〉。(3)〈衢州明果寺形山和尚塔銘〉的撰者也是三韓弟子：「授通議大夫分守金衢嚴道參議三韓奉佛弟子梁萬禩薰沐拜撰」。(4)〈武林永慶遠峰青禪師行錄〉的康熙8年(1669)條寫道：「因三韓盧廣生居士建翠隱禪院，迎師開山。師應入院」，「三韓東菴韓居士求子。士將近天命，尚無嗣。得師之記，其年果得一子」，可見遠峯跟三韓亦有密切關係。由於《雪嶠禪師語錄》裡沒有資料顯示雪嶠和三韓的關係，因此可以說到了形山、遠峯的時候，才發生了與三韓的關係。

六、結語

《據源錄》是一本證明「雪嶠圓信—形山海淖—遠峯頓青」法系的書。而從遠峯語錄(4)〈虎林永慶遠峰青禪師剩語〉來看，其目的應是為了讚揚遠峯為雪嶠一派之正統。雖然雪嶠在明末引起了圍繞高峰原妙悟道因緣的主人公的論爭，但目前未見有其法嗣、法孫參與論爭的相關記載。這不禁讓人感到可惜。

根據以上諸書，可整理雪嶠法系圖如下：

³⁸ 《據源錄·虎林永慶遠峰青禪師剩語》，京都大學圖書館藏經書院本，頁1右-2右。



【《據源錄》所揭道影】

雪嶠圓信



雪嶠圓信

形山弘淖



形山弘淖

遠峯頓青



遠峯頓青

引用書目

- 《密雲禪師語錄》，CBETA, J10, no. A158。
- 《福嚴費隱容禪師紀年錄》，CBETA, J26, no. B178。
- 《天童弘覺恣禪師北遊集》，CBETA, J26, no. B180。
- 《布水臺集》，CBETA, J26, no. B181。
- 《雲棲大師遺稿》，CBETA, J33, no. B277。
-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CBETA, J34, no. B311。
- 《雪嶠信禪師語錄》，CBETA, L153, no. 1638
- 《百丈清規證義記》，CBETA, X63, no. 1244。
- 《聯燈會要》，CBETA, X79, no. 1557。
-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CBETA, X79, no. 1562。
- 《五燈會元》，CBETA, X80, no. 1565。
- 《五燈會元續略》，CBETA, X80, no. 1566。
- 《五燈嚴統》，CBETA, X80, no. 1568。
- 《五燈嚴統解惑編》，CBETA, X81, no. 1569。
- 《五燈全書》，CBETA, X81, no. 1571。
- 《續指月錄》，CBETA, X84, no. 1579。
- 《續燈正統》，CBETA, X84, no. 1583。
- 《續燈存稿》，CBETA, X84, no. 1585。
- 《正源略集》，CBETA, X85, no. 1587。
- 《正源略集補遺》，CBETA, X85, no. 1588。
- 《揅黑豆集》，CBETA, X85, no. 1592。
- 《宗統編年》，CBETA, X86, no. 1600。
- 《禪燈世譜》，CBETA, X86, no. 1601。
- 《佛祖宗派世譜》，CBETA, X86, no. 1602。
- 《緇門世譜》，CBETA, X86, no. 1603。
- 《八十八祖道影傳贊》，CBETA, X86, no. 1608。
- 《雪嶠信禪師語錄》，弘歇等編，《乾隆大藏經》冊 157，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1。

- 《祖燈大統》，清·位中淨符，《佛教大藏經》冊 109，台北：佛教書局，1978。
- 《據源錄》，清·牧巖奇道者，京都大學圖書館藏經書院本。
- 《佛祖正宗道影》，清·守一空成重編，駒澤大學所藏刻本。
- 《清初僧諍記》，民國·陳垣，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新續高僧傳》，民國·喻謙，臺北縣：琉璃經房，1967。
- 《鮎埼亭集》，清·全祖望，《四部叢刊初篇縮本》冊 95，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